

红丝带

[爱尔兰] 爱玛·多诺霍 著 周嘉宁 译

Slammerkin

Emma Donoghue

红丝带

[爱尔兰] 爱玛·多诺霍 著

周嘉宁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丝带 / (爱尔兰) 多诺霍 (Donoghue, E.) 著;
周嘉宁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书名原文: Slammerkin

ISBN 978-7-5624-7909-3

I. ①红… II. ①多…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爱
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9080号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红丝带 hong si dai

[爱尔兰] 爱玛·多诺霍 著

周嘉宁 译

特约策划 孔新人

责任编辑 刘逸 朱岳

装帧设计 丁威静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14.75 字数: 260千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909-3 定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Slammerkin

Emma Donoghue



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谨以此书献给我经纪人，
以及孜孜不倦的同伴，卡罗琳·戴维森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将赤身归来。

——《约伯记》1:21

Slammerkin: 松身裙

名词，18世纪，来源不明。

1. 宽松的长袍。
2. 淫荡的女人。

SLAMMERKIN by Emma Donoghue

Copyright © 2000 by Emma Donoghu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u Che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180号

目录

I 序曲

第一部分 伦敦

7 第一章 红丝带

64 第二章 抹大拉

126 第三章 自由

第二部分 蒙茅斯

167 第四章 女人的全部职责

248 第五章 融雪

| | | |
|-----|-----|------|
| 311 | 第六章 | 花期已过 |
| 365 | 第七章 | 惩罚 |
| 420 | 第八章 | 乌鸦飞旋 |
| 459 | | 笔记 |

序曲

曾经有个叫桑德斯的鞋匠为十一天而死。至少他女儿记得是这样。

1752年，国王宣布说9月2日之后便是9月14日。当然这只是语义上的，时间的本质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既然这次历法革新会使大不列颠与其邻国保持一致，那这些暂时的不便和小小的困扰又有什么关系？伦敦报纸刊发了有关“时间湮灭”的诙谐诗歌，但没人质疑政府有重大动机，也没人想过要对考勃·桑德斯这样的小人物解释。

他很清楚这不公平。十一天切割鞋皮的报酬他再也拿不到，十一顿晚饭还没碰到他的嘴唇就被夺走，十一个夜晚他没能在稻草床褥上坠入甜美的梦乡。

9月14日——他们称之为新时代——考勃·桑德斯昏昏沉沉地醒来，意识到他生命中的十一天已经消失了。更确切地说是被偷走了，像从苹果里挖出虫洞一样从他的寿命中切走。他不知道

如何面对失去的日子，也不知道如何挽回；他琢磨这个问题琢磨得脑袋开裂。他距离死亡又近了十一天，并且对此无能为力。

但他还是有所作为。当历法暴乱开始时——尽管考勃并没有参与发起——他全情投入，将愤怒燃烧于熊熊大火。群众大呼：把我们的十一天还给我们。

政府还是仁慈的，考勃·桑德斯没有被判处死刑。他在狱中死于伤寒。

那年的圣诞节比平常早到十一天。教堂的钟声把空气绷得像弦一样紧，考勃五岁的女儿玛丽跪在窗前，望着落不下来的雪。

十一年以后，玛丽·桑德斯再次跪在地上，这回是在监狱里。

有其父必有其女。

蒙茅斯监狱的日间囚室有二十二英尺长，十五英尺宽。她在头天晚上就步测过。四面墙，没有窗户；男人与女人在这儿像老鼠一样存活着等待春季庭审。有些犯人在日落后就会被锁起来，而杀人犯则无须如此，真是莫名其妙。黑暗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强奸，只有呼吸时的嘶嘶声；口交，除了肉体的拍打听不到声响。没有稻草，所以屎在墙角堆得高高的；空气如泥土般厚重。一天早晨，一个威尔士老头面朝下躺着，一动不动。但是玛丽·桑德斯不再为任何事情所动，没什么能伤得了她。

回头想想9月还更糟糕，蚊子在炽热的夜晚歌唱，看守不捎水过来。有一次破晓前下起大雨，雨水从天花板的裂缝里渗进

来，囚犯们像歇斯底里的精神病人般大笑着舔舐墙壁。

现在是圣诞节了，玛丽像雕像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跪坐在监狱的日间囚室里，不挪动身体就不会有知觉。她的手掌搁在监狱三个月前发的棕色粗布裙子上；摸起来像落满灰尘的麻布。她凝望钉着栅栏的窗口，目光追寻在白色霜冻的天空中朝威尔士边界方向打转的乌鸦，耳朵里传来它们的嘲笑。

其他犯人只当这个伦敦女孩是不存在的。他们下流的歌声她听不见；他们的八卦是外国语言。他们的交媾对她来说不过是老鼠的抓挠。如果骰子碰巧哗啦啦地滚向她的膝盖，她动都不动。一个男孩从她手里偷走发霉的面包，玛丽·桑德斯只是缩缩手指，闭上眼睛。她就要像她的父亲一样，死在监狱里了。

直到早晨她感到胸口轻轻一动，有如心脏开始崩裂。空气里弥漫着杜松子酒的气味。她睁开眼睛，看见只套着一只袖子的小偷正俯身小心翼翼地从小偷胸衣里抽走一根褪色的红丝带。

“这是我的。”玛丽的嗓子因久不开口而变得沙哑。她一手抓住丝带，一手掐住那老太婆喉咙最柔软的地方。她狠狠扣住这具晦暗松垂的躯体，而小偷咳嗽着想要扭身逃跑。

玛丽松开她，用裙子擦擦手。然后她把丝带绕在大拇指上直到它变成一枚坚硬的赭色戒指，再次掖回胸衣里。

第一部分 伦敦

